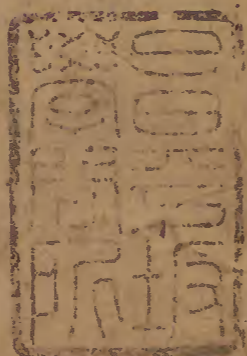


楊文懿集

桂坊稿 三二四

漢書門類			
一〇	一四	二五	一〇三六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四	一〇三六五	漢書	
函	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5	
冊數	9(6)		
函號	314	77	

巳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桂坊稿卷之三

記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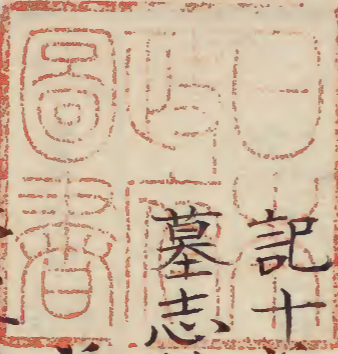
傳一首

碑文一首

墓碣銘一首

墓志銘三首

墓表一首



卷之四

贊二首

箴一首

銘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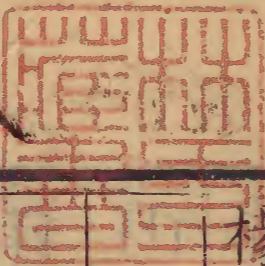
解一首

祭文二首

書一首

題跋三首

雜著二首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三

記十首

遊天竺山記

淺草文庫



杭多名刹。天竺為稱首。余自正統間過杭欲遊。以冗
弗果。景泰初就杭鄉試畢。徧遊西湖諸近寺。獨此以
遠弗及。天順初又過杭。門人錢克明鑑王廷謚寧。治
具請遊。出郭道湖西。甫踰智果寺。天忽雨。雨寢繁。度
不可到。遂歷蘇堤。飲于法相寺而歸。成化戊子秋八
月歸省。復過杭。杭僧司都綱顧本源。余鄉人也。其徒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三

葉立

蘇堤遊記

西湖遊記

天竺遊記

天竺遊記

天竺遊記

廣無外方。住天竺。因請遊。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瀚出宰邑。余弟守陞惟立赴會試。守隲惟寧。守隅惟德。暨余子茂元。應鄉試。皆次于杭。刻期同遊。是月廿有七日。都綱邀余六人者。皆乘肩輿。涉故道。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利盡鷁。隱見于松筠。菱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間作。令人耳目無少暇意。宋作京時尤勝矣。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奧窅閭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越集慶寺望北

高峰彌近。由岐陟靈隱寺。高潔幽勝。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峰。勢若飛舞。巖壁竒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即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水。齒是所謂冷泉者。澗旁入呼猿洞。深且寬。壁鑿僧佛像。甚繁可厭。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山。無外來迹。與至下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音殿。啓檀閱衆寶。光奕奕射人。僧為口

數手指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峻削。松蘿垂陰。天香
室對乳竇。白雲諸峰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几間寺
之勝止此。然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麗喧囂之域。雖濱
湖者亦不能無雜。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居者寧其
神。遊者滌其塵。宜其為稱首也。室中布觴豆。勸酬談
笑久之。無外請留詠山中。眾皆諾。余以都綱與其徒
皆能詩。乃取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為韻。在
坐八人。人分其一。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
且詠且觴。樂殊甚。回憶前數十年欲遊不得。遂豈山

靈固滯之。以遲。余昆弟父子具在。與傑友高僧同樂
也。耶。日且暮。始別。無外。仍道蘇堤入城。越翼日訪都
綱于仙林寺。借筆記之。俾寘諸群詠之末。

宴玉堂洞記

成化己丑二月既望。余訪舊建輿。還至芝山宿歸德
州判聞和致中第。厥明歸德族弟篋國雍招燕余。亟
欲遊仙隱山。不暇往。國雍乃携具率弟子以從。舟李
洪港數里。泊山下。問宋魏文節公碧溪菴故址。莫能
識。乃登葛仙翁祠。祠弊陋不可席。遂陟東岡。有鉅石

寬二丈許可席。四望溪山林野之秀。心目廓然。聞其
旁有石曰山。山坡有石圓扁而中虛。似曰世傳仙翁
煉丹之器。旁有雙足跡。俗稱仙所遺。余欲往觀。問之
蔣松者。指西北一小山曰。在彼蒼翠深處。路頗遠。不
能往。欲席石上酌。或曰東有洞尤可席。遂踰澗下翠
微。以至僕夫折松枝掃沙礫席焉。洞寬丈許。宛然一
石室。世傳文節所鑿。其麓左蓮花池。鞠為稻畦久矣。
右靈鰻潭。嘗禱雨應焉。洞中石罅產鳳尾草。碧粲粲
可愛。外則溪光野色畢效于前。禽嚶花翻。充溢耳鼻。
尤可樂。酒數行。隔溪一叟呼渡。急莫之應也。適風吹
舟著其岸。以渡。衆頤而大噓。叟至。捧酒茗果。毅以獻。
歸德命仲子彈箏。季子吹洞簫。數曲。酣樂甚。國雍曰。
茲洞自文節逝。寂寥三百年矣。今公歸自玉堂。復此
乎燕洞。亦有中興之運乎。請名是洞曰玉堂之洞。以
輝于遐久。衆謹曰。然已。而撤席。顧洞前。嘉蔭乃樹
之。四松以去。嗟乎。洞固有因人而彰者。三遊以樂天
寒居。以弘中。而余非其人也。姑識之。

慶太孺人壽誕記

成化五年。吾母太孺人壽七十。秋八月十有六日其誕辰也。先期六日辛酉。鄉隣預持慶禮至。太孺人以新瘥未克見。命燕之。壬戌西鄉親賓至。癸亥東鄉親賓至。皆燕之。亦未克見。甲子早城中親洎友至。午郡校官偕諸生至。皆燕之。猶未克見。乙丑衛侯以寮屬至。始克見而燕之。丙寅女賓至。見未及燕。而鄉宦至。藩臬暨隣邑之使踵至。皆見而燕之。丁卯昧爽太孺人盛服堂坐。家衆捧觴上壽如儀。既而宗族至。見未燕。他郡邑士夫至。吾守令以僚屬至。皆見而燕之。戊

辰燕女賓。己巳燕宗族。庚午燕家衆。辛未犒百執事。有差。蓋十有一日。而禮方畢。世重慶誕之禮雅矣。自余官京師。仰太孺人之誕久弗克慶。天順末將請告。會史事嚴。弗獲歸慶。去歲得請。以國恤遲其行。又弗及慶。今秋天淫雨。仲叔父病幸而瘥。太孺人繼之曰。彌留殆弗可慶。夫為人子。溫清定省。不可以一日曠。而慶誕。不可以一歲闕者。不肖乃婪仕而曠定省。溫清。不孝之罪鉅矣。肆踰十稔。欲一慶誕。而屢不遂。蓋天降之罰。而不可逭也。愁憂百端。忘食廢寢。幸而辛

酉之朝。太孺人少間。雨亦霽。自此遂慶。而十日之內。盡舸溢于川。雕鞍文輿隘于途。冠紱物于堂。珠翠填于室。牲酒充于庭。文軸炫燿于四壁。笙歌之音。喧騰于林野之外。邇屬目遐傾耳。無不嘖嘖稱嘆。以為太孺人榮。而丁卯之日。適鄉人為競渡之戲。余燕守闌。餞于畫舫。群龍舟先後。鈺鼓霆訇。觀者堵列。沿至櫟社。始別守以歸。樂甚醉劇。蓋十稔之鬱悶。兩月之沉憂。豁然矣。是慶也。平時特一恒禮耳。在今則為奇逢。為盛事。為莫大之幸者。不肖奚而得之。寔聖主大

造之成也。先公餘慶之被也。太孺人孝慈貞淑之徵。而眉壽無疆之兆也。謹識。

重興上蔡書院記

宋上蔡先生文肅公謝顯道之謫於台也。台人父而兄之。社而稷之。方景定之三年。郡守王華翁肇建書院於東湖。以祀先生。而誨後學。規制甚盛。元正元三年。鬱攸從之。夷為焦土。浙東宣慰使陳某徙建於郡城中。玄妙觀之右。國朝宣德七年。兩潦隳之。鞠為第墟。卒伍或侵而害焉。今浙江按察司僉事襄城辛公

訪按部高先生之道德始屬知府阮侯勤即觀右故
地屋之侯遂詢視還故所侵畚沙礫鋤葦蕪營材甃
稍食未周適布政司叅政福建何公宜蒞郡為周其
材甃稍食而衛指揮使吳侯傑府同知杜君儼胥相
其謀臨海縣丞張評專董其役為堂五楹兩廡楹各
三門二重甃垣繚之榜之衢曰上蔡書院自成化已
丑冬十月始事迄于十有二月落之阮侯謂是舉不
可以無述乃遣先生之十四世孫賞來請記惟人性
本善率之斯為道矣有弗能率乃俟於教焉聖賢體

道立教所以復人性之善也然道教豈一聖一賢所
能獨任必有左右先後之者乃能風靡當時而波漫
後世其在上則舜有夔契湯有伊萊其在下則孔有
顏曾孟有公孫丑萬章道教所以昌也孟子卒之久
河南兩程子作登其門而左右先後之者有游楊與
先生角立於世道教於是乎中昌也先生誠薦憤悱
為切問近思之學明道稱之有王佐之才伊川許之
十年去一矜字自於師門談之言論闕肆善啓發人
同列推之至於英果明決克已復禮所著若以生意

論仁以實理論誠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無不精當而行事高邁卓絕晦翁又諄諄道之不已雖其被讒罹擯弗獲上肩夔契以溥厥施然而奧言欲議丹炳不渝姱節芳風木菟無謝四海之外且猶傳誦歆慕而况所寓之地哉昔人創書院以崇奉而表異之盖有不容已者世之仕或惟獄訟賦歛是急視道教若弁髦然覩一佳山水廢臺榭可以游目騁懷者輒經營之而於崇異儒先之所曾莫肯一式非辛公之賢孰倡而興非諸君子孰和而成哉夫崇儒先則後

學奮表英傑則蒐瑣悔書院之興豈惟崇異先生而已將俾台之諸士莫不感發砥礪撤利欲之鄙闢道德之閤蹈上蔡趨伊川晞關里出躋聖明之朝贊闕休以揚盛烈延及齊民亦知嚮慕踐義含仁弗隕其性殆見赤城之下滄海之涯彬彬如河洛斷斷若洙泗矣余仰先生嘉諸公而喜道教之將昌也謹識之

重建文明樓記

古之君子居高明遠眺望所以闢耳目之壅滌襟抱之煩擴志趣之隘以進於道也孔子琴於杏壇游於

舞雩其進弟子於道者歟。台之仙居縣學靈星門之
左有樓橫跨於衢塗其始宋人創之榜曰登龍蓋古
城之門也。元憲臣高伯元易其名曰文明以隸於學。
蓋士子風詠之所久而幾圯。浙江行樞密府照磨陳
禾吉撤故而新之。又久而寢圯。逮國朝永樂間。敝楹
敗瓦蕩無孑遺。獨其址巋然如故。露草煙蕪交蔽其
上。今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紆按部嘗以
茲縣士風稍衰而科第久曠喟然興嘆。父老或言茲
樓所以捷風氣而樹觀瞻。士盛衰所由係者。公乃登

其址欲復之。士民皆獻金以資營構。時典邑者非其
人久弗克就。於是太守阮侯勤主之。同知杜君儼相
之。知縣袁君鼎至而承之。材斲乃備。庶工乃勤。昉於
成化丁亥之冬。迨己丑之夏而成。棟簷高翔。門檻洞
啓。挹澗光於雲端。納山輝於天際。穹臺傑閣莫或與
之抗者。諸士子登之。仰青圭景星。漳阜諸峰。其必曰
彼高屬霄漢。吾德可崩。巍邪。俯白水一溪。其必曰彼
萬折必東。吾行可濡滯邪。睹雲霞萬象。花木翬豹百
族。其必曰彼華采炳煥。吾文可漫漶邪。瞻昔賢之墟。

望先達之里。其必曰彼奮英揚翹流芳馨永世。吾徒
可懈弛而不嗣其芳邪。東指台西指婺。其必曰彼俊
髦稠而科甲盛。吾邑可寡聞邪。惕然而省。毅然而奮。
崇其德若峰。果其行若流。郁其文若雲霞。花木翬豹。
聲實超於昔賢先達。而科甲獲於隣邦。則夫高明眺
望。進道之具。不在茲樓乎。夫搦縵所以安絃。雜服所
以安禮。歲息修游。無非學也。或徒登眺而不進於道。
甚者酣觴博奕。以為娛。則豈所謂士哉。昔樓之廢也。
士之不振。猶可諉曰風氣宣泄之故。樓今復矣。士可

不自厲也歟。茲彭君奉既侯之命。遣問塾師張榮壽。
陳延齡來徵記。惟憲副郡守興學勸士之意。可謂盛
矣。故推其意而備陳之。

孝節堂記

事有關於天理民彝者。君子必溢口深贊。侈筆大書。
所以示天下後世。俾淑者以勸。慝者以慙。教化易而
風俗良也。故吾於孝節之道。有不能已於記焉。閩之
臺江有節婦曰鄭氏。孺人幼歸。余尚春甫。余之先被
誣為兵。有司不能白。甫走訴于京。至再。孺人綜其家

政秩如也。甫歸至崇安。距其家僅千里。卒于逆旅。孺人犯霧露。冒榛莽。躬迓襯以歸。時其大姑暨其甥亦新喪。姑且老子方齒。家徒四壁。立孺人矢志秉節。茹苦治生。奉姑極怡。下甘暖。姑嘗病。每夜露禱于北辰。愈而後已。其三喪久不舉。或勸之火葬。孺人曰。吾甥與夫皆儒也。雅惡火葬。非禮。吾亦安忍。且其孤萬一成立。不悔且恨耶。卒為宅北葬之。姑卒。哭之踰其夫。葬從前北。嫠居越四十餘稔年。既老而子亦彊以仕矣。姻族鄉邦稱道之無間。於是薦紳先生榜其正寢。

曰孝節之堂。彰厥善也。其子曰亮。以鄉舉官訓導。需次銓曹。不戶部副郎林君迪請余記。惟婦人從夫而節。事姑而孝。所謂天理民彝者。寔賢愚所同具。萬世不可磨也。然或誘於私奪於物而不克行。甚至抉目去夫於生存之時。反脣稽姑於富安之日者。不鮮矣。若夫生死契闊而固持其節。貧苦患難而逾致其孝。若孺人者。其在璞之瑛乎。其凌冬之柏乎。其鳥群之鸞鳳乎。良足尚矣。族師邑長行當具聞於朝。旌其宅里。而聲樹四方。載之史冊。而烈騰百禩。覩而作者易。

心聞而慕者厲行。衛共姜陳孝婦得專美耶。爰記以需。

開州察院記

御史職列內外而其署隨之。周有御史掌治令。秦以降有御史大夫暨中丞。掌察舉非法。其屬為侍御史。為治書侍御史。為殿中侍御史。此皆職于內者。秦有御史監部。漢遣御史察郡。晉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而隋改為監察御史。蓋無取諸秦漢。此乃職于外者。而其署內則漢創御史臺。代多因之。唐宋增三院。

一曰臺院。以居侍御史。二曰殿院。以居殿中御史。三曰察院。以居監察御史。皆臺屬也。外則或稱行臺。或彌分司。代不一制。國朝改御史大夫為都御史。臺為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數十人。列居十有三道。出巡郡縣。塞徼。則所在之署名察院。皆定制也。畿內大名府之開州。舊有察院。既卑且隘。寢久殆隳。越謝君鳳伯儀知是州。政善民安。百廢皆作。乃撤舊院。新之。為廳三楹。高爽宏麗。前為中外二門。楹數各如廳。後為寢五楹。兩廂如之。下至庖園之屬。皆備。始自成化。

五年季夏至仲秋工畢。州之父老欲刻石記之。而中書舍人劉君淳為請於余焉。嗟乎！小人居受廛行儻舍。甚至暴露于野。然且各供其役而不敢懈。君子所至。輒有署以安。皆民之力而君之賜也。顧可懈其職乎？御史以察為職。自國家利弊。下逮閭閻火伍之臧否休戚。無所不當察。然非德正大。操廉剛。才通敏。明斷。而加之以勤慎。未見其善察也。視堊成黝。舍豺問狸。曾是以為善乎？察院洞開。憲節危立。趨其庭者股戰。闖其閤者膽慄。非他署比也。不修其職而何以處之。茲署之建。固有司事也。伯儀之善政夥矣。此何庸多談為。書御史之事。俾駐節者覽焉。

新化縣學記

新化之邑。創自宋熙寧中。學隨以建。紹聖間。邑治遷今所。學亦遷于其西。元季燬。國初復之。至景泰改元。又燬。以其地之隘也。徙築邑治西南。逮今纔廿餘禩。已敝而將傾。都憲果公琛輿壁撫蒞茲邑。慨焉。顧僉憲邵侯琮叔璋曰。學敝若茲。在所必葺。然小邑寡民。不可斂以病之。費將安出。時侯治獄。獄有賄。當入官。

者僅二百金。請以充費。公喜曰可。遂命寶慶守謝君省經之。邑之父老群告于君曰。今學之地有突有窪。故室宇或爽厥宜。而章縫弗利於武。病之久矣。邑治東垣之外。有廟祀城隍。尤敞當葺。而其地羨餘弘廣。且方若短也。卒若掌也。可以立學。請徙而易之。君以告于果公于邵侯。皆曰善。乃命府知事周由營之。自成化辛卯春正月。肇作大成殿。暨兩廡重門庖庫。以俎豆聖賢。作明倫堂。洎講齋寢舍膳宮米廩。以居食師生。端其述道。崇其門垣。以是歲夏六月告成。僉謂

新學不可無述。而謝君之從子鐸官翰林。因為之請。余聞之。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大學之道。在新其德。以及其民耳。新其德則身修。新民之德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古之所謂學。所謂教。所謂化。一皆此而已矣。宋人之創是邑而命名也。其謂造新邑以敷新化耶。抑謂邑新而化隨以新耶。然其時新法病民。新經悞士。烏有所謂化哉。降而南渡。極而胡元。益可嘆矣。國朝教化之昌。覃于四裔。而是邑之以賢能書者猶鮮。無乃狃於舊耶。今邑既舊而學屢新。隘也新而廣矣。

陂也新而平矣。陋也新而美矣。士可不新其德以稱之乎？彼新學者，靡金錢，憊心力，一皆資之人。完則士享之而已，無與焉。若新德者，則惟致吾之知，誠吾之意，正吾之心，不待取之外而藉乎人也。德苟新矣，則鄉薦之國庸之。居穹位，享豐祿，勲業峙而無疆，聲光焯于不朽，疇得而攘之？溫公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吳公賢大臣，固知所務，而卻侯協其謀，謝君就其緒，皆賢矣哉。

樊山八景記

異時樊進士貴，嘗求余記其樊山八景。久未暇為。今其叔父時登貢士，來復請。余詢其詳，則曰：距縉雲縣治二百武，有山曰樊。蓋自余始祖兩浙儒學提舉諱杞孫者家其下。族蕃望章，縣人因以姓是山焉。家之北有別業，環樹以梅，命之曰梅花墅。墅有室大於斗，余讀易其中。梅盛華時，時取雪烹茗飲，因號煮雪窩。墅西窮麓折而北，水出兩山間，其上篁竹無際，是為竹深澗。澗北有塢曰藏春，花木叢其中。又北有憩雲崦，中多鉅松，雲所萃止。澗之西南山紆徑繚迴，峰亭

在焉。亭南樵農雜處。雞犬聲喧。是雞鳴垞也。垞前溪波磷磷。白鷺時下。名鷺鷺瀨。八景之槩。若是。既多賦詠之矣。願鼎言以記之。惟天下佳山水。至夥也。得一齒於人。以名于世。幸矣。矧其一丘一壑。盡登於賦詠者哉。然輞川之柳浪椒園。視武夷之釣磯茶竈。若有慙色。藝與德之幸。山水固殊也。樊自提舉而下。系休泚趾。顯榮者相望矣。時登今又著文行聲。而群從子姓若御史瑩。貢士鯤。庠生輔。皆有志者。八景不賴之。而益彰耶。吾筆之為山靈慶也。

大壽字記

大壽字一軸。監察御史張君數之家藏者。君之始祖曰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厥產遺之。此亦其一也。自子成傳六世至君。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君取而裝潢之。遂求余記。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

四書。韋仲定為六十九種。謝善墳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耶。庾元威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針。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猴雞犬豕。以及銘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真。蝸。脚。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為。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歟。然大字宏壯若樓閣。小字精

微如刺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以聳竒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况家傳數百年之舊物也耶。伏羲河圖。陳在東序。舊本韓文。歐陽珍惜。張氏子孫尚世寶。此無斁。

傳一首

毛宗吉傳

毛宗吉。餘姚人也。名吉。自少攻文學。尚氣義。言論侃侃。不少屈。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嚴明廉鯁。評囚多立驗。權貴無敢撓之。苞苴雖半蹄。一縷必峻却。

山東人有居京者。女歸壻反目。令女逸匿之。山東因誣壻殺其女。權嬖右之。壻誣伏坐死。獄疑當讞。已更數司閱數歲。適宗吉讞得其情。密訪女獲之。壻乃免。一部推服。京城姦民有晝竊人家貨賄。謾途人剪其囊者。諺呼小李。宗吉捕得其魁。箠死之。其黨稍戢。錦衣衛卒道百司。鈞撫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之。干請必徇。然或犯罪例入廣東司。莫敢孰何。宗吉獨法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死生人在俄頃。百官遇之途皆

躍馬避恐後。宗吉獨與舉鞭抗揖。於是皆銜之。偵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朝。下錦衣獄。衛卒群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曹奈我何。達聞益怒。嗾健卒掄巨槌。槌之。見骨幾死。猶行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盜少貶徇俗。宗吉笑不應。復職一如故。輿論賢之。名聲籍甚。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二府。黜墨吏。摧彊宗。殄海寇。民用寧輯。期滿代還。民乞更巡。一載從之。劇賊楊輝據程鄉縣之寶龍峒。其黨曾玉謝瑩分據石坑龍歸二峒。四出剽虜。剋期

攻縣治。宗吉曰：先人能奪人之心，亟調官軍集民壯，僅七百人，倍道馳至石坑，賊三千人出拒。宗吉定計，令兵佯退，以致之。賊躍而進，乃督兵殊死戰，良久，麾伏兵起，遂克之。縛曾玉，明日乘勝破龍歸，擒謝瑩。又明日攻寶龍，賊伏山上，篁竹間發弩矢，我軍阻深谷，弗克進。宗吉乃簡敢死士百人，人懷十石子，從間道攀蘿陟篁竹後，投石子亂擊之。楊輝殪，餘眾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獲白金八千餘兩。他物稱是。功奏未報，時廣西蠻賊滋蔓，高雷廉三府尤

苦之。眾推宗吉往巡，道路榛塞，村落為墟，數百里無人煙。攬轡四顧，悲且憤，慨然有削平禍亂之志。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方繫民數十人徵賄，箠擊幾死。宗吉嘆曰：民幸不死于賊者，又死於此，何忍也！遂盡釋之。凡黨內官者，悉寘之法。眾口稱快。至雷州，報賊劫大體村，遽檄都指揮石鼎出擊，鼎懦不敢。宗吉素知海康縣知縣王麒忠勇可任，即命麒率民壯偕往擊賊，走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賊入吳川縣，分為三，其一由水道。宗吉覘知，復命麒舟兵追破之。其

二聞風潰去。相戒勿犯。自是部內稍寧。因條平賊方略奏之。上嘉嘆陞本司副使。降敕獎諭。委總廣東軍務。宋吉益感激思報。以滅賊為己任。惠州河源縣告急。即無程進兵。敗之鋪前。又敗之長峰徑口。賊遁至清遠縣。守將都督僉事張通遇之。戰北。宋吉亟進援。賊見其旗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奔潰。凡斬首三百級。奪還人畜數千。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宋吉提兵至火磴。斬賊首數十級。賊遁入陽江縣營。于雲岫山仕峒。我師夕至。比明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師狂

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刺殺前驅潘百戶。右哨指揮閻華。師遂潰。宋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劊住。劊住。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宋吉退避。宋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皆生。益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屍。貌猶若生。櫬還。官吏士民吊哭。祭奠相屬。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疋。錄其子科為國子監生。論曰。嗚呼。兩廣之毒。一何酷耶。自昔任邊

事者。賊至偽不聞。聞亦不往。往亦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遺人以告。則詬箠之。賊去乃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為功。王師兩征。猶踵其故。智權貴右之。濫封溢賞。不吝也。朝奏捷。夕告急。不詰也。陷城棄師。失律之將不戮也。非誨之縱賊殘民耶。亦無異乎毒之酷矣。獨一宗吉如兩廣。何人孰不死。而宗吉聲光將與日星照終古。彼偷生倖富貴者。竟何如哉。竟何如哉。

碑一首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文

古者自天子下。凡有道德而教者。歿則為先聖先師。凡學皆祠之。周官樂祖祭於瞽宗。戴記先賢祀於西學。皆先師之謂也。若夫卿大夫之致仕。而其德功言足教者。歿亦祀之。國則祀於東序。禮所謂先老者是已。鄉則祀於社。傳所謂鄉先生者是已。夫學教民之地也。東序養老之地也。先聖以下祀之。得其所矣。而社則祭先農之地。曷為祀鄉先生於斯。蓋民生惟在養而教之。先農以養。鄉先生以教。合而祀之。明養教

相須之義歟。一問塾也。父師少師教民學。與里胥隣
長率民耕者。皆坐焉合祀。其類此乎。近世自國都以
達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吾夫子暨當時群賢
後世諸大儒。猶凡學皆祀先聖先師之典也。惟社則
廢鄉先生之祀。祀亦附於學焉。人性之善也。物至知
誘待教而率。古之教法備矣。至於祀亦莫非教。夫祀
本以報本始昭孝敬也。然薦裸興俯之禮行。而感嘆
歆慕之情作。有不俟言而化者。此非教乎。今學祀夫
子賢儒。教其至矣。然觀法之機。惟近者切。進為之序。

必易者先。故鄉先生之祠不可廢也。饒郡浮梁學舊
有鄉賢祠。在戟門之左。祀宋吏部尚書袁公汝礪。龍
圖閣學士程公禹。參政程章靖公克俊。參政辛簡穆
公次膺凡四人。開禧間知縣事趙與清之所創也。廢
久矣。今慈谿林君岳來典教。謂他學皆有鄉賢祠。而
是邑未必無賢。何獨不祠。問之鮮有知者。久乃得邑
志。知舊祠之故。遂即大成門左為一室。榜曰鄉先生
祠。以祀四公。增元。處士可堂吳公迂。國朝廣東布政
戴公弁。解州知州吳公惠通七人。各為之贊。且記其

事然祠隘甚。欲別構焉。未克也。久之。郡推官浦城黃君鼎行。縣謁祠。以隘告君。遂請于督學僉憲李公齡。購地創祠于文廟之右。凡三楹。始事于天順己丑孟秋。越明年夏季成。林君欲勒文於麗牲之碑。以示久也。監察御史戴君珊持其書來請。夫為政在人。而教又政之至也。自祠之廢。司政教者。不可以僂數。孰克舉之。今林君肇舉數百年之廢典。而黃君成之。其輔導導俗之意。盛哉。皆加於人一等矣。所謂在人者。非耶。為書以厲後之人。

墓碣銘一首

時處士墓碣銘

吾寧波府同知時公繹。以繼母之憂解官。將去。衰經造吾廬。請曰。繹少而哀。長而孤。比有祿食。而吾父母塚木已拱。弗獲一日之養。吾繼母雖嘗迎養于郡邸。竟懷土以歸。茲又殂謝。無狀不孝之愆。於是極矣。抱痛何窮。惟是窀穸之事。弗敢以忽。欲樹之碣。而勒之銘。敢以累大人先生。苟獲片言榮之。則吾父母二人者。死且不朽。庶少追繹之愆。而紓其痛。再拜以請。昔

楊文獻公集卷之三
余官京師。君初拜命。已聞其賢。既之郡。郡人至京者。悉誦其政之良。無間。比余歸省。君屢屢訪謁。邀燕禮。甚恭而情甚腆。今其去郡。人皆咨嗟。弗忍捨。而余特甚。銘其可辭。按湖廣按察司僉事黃公潤玉狀。處士諱和。字景寬。姓時氏。濟南府臨清縣人。高祖某。曾祖通甫。祖克明。俱隱。弗仕。父習。字性成。以國子生授肥鄉知縣。歷陞工部虞衡司員外郎。郎中。至寶慶。知府。所在有善績。以老致政。卒于家。母某氏。處士貌俊爽。性寬厚。豁達。讀書識理道。侍父母無忤。處昆季。未嘗

有閼墻聲。長諸子。皆誨之書。以繹資慧敏。誨尤至。臨清當兩京四方之衝。舟車寶貨。鱗萃。其家臨四達之衢。素饒於貲。列肆數十間。以舍賈。歲收其贏。貲益饒。而處士雅好施與。里有乏絕者。周之。喪不克舉。婚不克給者。助之。患難者。趨而救之。皆未始有德色。鄉邦道其賢。娶井氏。縣處士某之女。恭尊章。慈卑幼。甚有懿德。而不幸蚤世。遺三男。曰約。曰繹。曰紳。繼娶劉氏。縣處士某之女性。溫淋。繹方九齡。紳纔晬。善撫之。以長以娶。生二男。曰縉。曰緒。一女。曰妙貞。歸某人。公壽

若干。卒於某年月日。并氏以某年月日先處士卒。壽若干。劉氏以某年月日卒。壽若干。合葬于衛河東之高岡。禮也。孫男七。蘭蕙芹。光祖。光禧。光福。光祐。曾孫男二。世隆。世昌。惟處士上有太守公為之父。下有貳守君為之子。前作後述。生可無憂。而盜先朝露。不逮君之榮養。死不能無慙。然其潛德幽光。久將弗昧。譬之三人夜遊。前有秉燭。後有列炬。則居其中者。自燁乎其光明矣。銘曰。昔孟子去齊。王欲留行。告者時子。傳遺其名。臨清之時。豈其苗裔。瓜瓞綿綿。凡幾百

世。逮寶慶公。颺歷中外。駕五馬以歸。家聲昉大。處士楚楚。碧梧鸞停。匪祿是世。惟德之承。奄其殂矣。慶鍾于子。貳郡能官。以鴻厥美。衛河之東。高岡之中。有峨其封。維處士之幽宮。亘百千禩。弗隳益崇。

墓誌銘三首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景泰初。天子欲廣攬俊豪。以宏中興之業。詔開解額。一時得士為盛。吾浙百有二十二人。多宿學重譽。負材器者。趙君其一也。君諱廣。字廷漢。世居括之縉。

雲其遠祖衆族多顯者。而曾祖某。祖某。父子厚則皆
隱焉。君性穎銳。志大而氣豪。少補邑庠生。從伯父伴
讀。先生習伏氏經。鄉舉弗預。乃曰。豈是經不利耶。改
從少司寇蒙齋李公。棠習四聖經。舉又弗預。乃曰。非
經之尤也。吾學未克耳。益強記淵思。勤著廣述。同學
讓其才。後舉連弗預。則曰。非學之辜也。吾命未達耳。
始授詩賦。綜琴棋。闢館啓晚進。屢滿其戶外。卒預景
泰元年舉。自是試禮部三。皆置副榜。例授教職。諱卒
業。胄監。天順甲申。應政中軍都督府。今武靖侯趙公

輔右文下士。遂延君別館。與同官偕命子弟從之。君
立師道嚴。諸公益重之。應政既滿。將謁選。以疾卒于
館中。是歲十一月五日也。年纔五十有四。長子性自
家。至京歸其喪。以成化己丑七月十二日。葬于某山。
先塋之次。君娶盧氏。生子一。即性。女二。長適杜雲鷲。
次適太學生陳錫孫。男二。達達。女二。尚穉。嗚呼。有志
者事竟成。古人有是言也。然亦胡可必哉。君之有志
固也。方改經時。不欲一蹴。遂登雲霄之上哉。願乃困
躓數十載。強而始舉。亦既晚矣。尚辭教職。甘與胄子

齒其不欲名甲科以躋顯要之位哉。乃又困躓十餘載。艾而始應政。然祿尚不及事。乘成而盡棄之。故凡有志者。皆為之痛悼傷嗟而不能已。况余嘗與同舉者乎。哭而銘之。其辭曰。穀垂穫兮。雨霖爛糜。船方艤兮。波濤覆之。子不幸類此兮。吾徒嘆悲。

馬處士墓誌銘

余童時嘗從澹菴呂先生遊。邑人馬處士假以館。其門徑深繚。樹木森以行。出入息游。仰寒翠俯涼陰。蕭然有林谷之趣。時余頗有蚤慧聲。處士未之信也。一

日親見余讀書。目數行下。連倍十餘卷如流。乃駭嘆曰。名果不虛得也。賓敬之。後余長而宦學。亦屢館焉。而敬彌至。今余自青宮歸省。復過之。則門徑蕪不治。而處士歿久矣。為之愴然不已。處士幼孤。窶鞠於祖母馮。長而克樹其產。一椽半畦。皆其所自營者。於書不甚解。而嗜之尤。歲延碩儒以泚其子。一嘉客至。必倒屣傾壺。而於縫掖者尤厚。遺之文與詩。若獲木難懸黎。十襲以藏。馮之存克怡其心。歿也哀之甚。徧祈諸搢紳。銘表輓歌辭。冀其不朽。世俗剪紙縛竹為亭。

臺旛蓋花鳥之屬以送葬。謂之喪儀。其製精巧。糜金錢。繫時月方成。而頃刻至。葬所即毀之。或雨輒壞於門庭間。作竒技以悅人。拋巨費於無用。悖先王之禮。破孝子之產。世莫有悟其非者。處士葬馮時。獨結布亭。載木主暨苞筭數事。餘皆無之。君子嘉其近禮。人多式焉。處士諱阜。字景高。娶高氏。生五子。樂熙。德閏。玉。年七十有一。丙戌之八月朔卒。明年葬於城南之原。至是熙乃泣拜請銘。嗚呼。憶余童時猶前日耳。而忽焉不覺已踰強而望艾。又詎知澹菴遽即世。

而處士隨之。余於是抱無窮之愴。其何忍銘。今余聰明不及前時。而學植荒落。負處士之昔知矣。其安能銘。願脫駢之無及。而墓草之已宿。不銘而何以泄余悲乎。銘曰。其生若栢。其成若碣。其壽也。耄以歸于穴。故義官畢君墓誌銘。

歲化戊子之秋。余自青宮歸省。道淮陰。有纓而追余舟者。艤而見之。則前進士曲陽知縣畢玉也。愕而問焉。則曰。玉喪先考。念弗獲名公碩儒一銘其藏。以炳潛德。滋劇哀恫。不遑假寐。今天賜其便。幸公辱臨。敝

邑是用奔走不避譴呵以乞銘。倘念玉一日之雅而諾之。謹遣使從行以俟。余辭以舟中不克文。又泣拜固請。迺諾焉。明日渡覽社湖。遂閱其行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文德。姓畢氏。其先當塗縣人。祖震戍于淮之大河右衛。因家焉。父昇繼之。故今為淮安人。君幼穎悟。讀魯論未畢。輒能粗解。師竒之。長以成事。落其學。然克樹行義有稱焉。母殿氏嘗病。奉湯藥謹甚。每夕然香於臂。露拜以禱。北辰病愈。迺已。與兄文貴協治其貲。大昌熾。竟老未嘗有閔墻聲。文貴之納芻為

義官。暨其子之納粟為副千戶。皆君成之。尋亦以納芻為義官。嘗建義學。置義塚。鑿義井。至於構橋平道。助喪恤孤之事尤夥。景泰辛未。淮人疫。君延醫儲藥於圓明寺。遠者醫往。近者就焉。多賴以全活。成化元年。淮大侵。民多鬻子女。君見輒沮而賑之。為立約。收養其子女。俟歲豐還之。如約。人尤德之。又嘗葺淮之三官殿。增其像。設葺杭之紫陽道院。範銅為玄武。其所在施與至此。享年若干。卒于今戊子歲七月晦日。配某氏先卒。繼某氏子男一。即玉。孫男一。永。卜以是

歲某月日。葬于淮陰鉢池山之原。銘曰。明河在天。不可以溉。有卑者湖。千畝是賴。我揚其舡。挹湖漬墨。以書君之銘。

墓表一首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教化之行也。老引其幼。比聯其間。一皆走趨於善。故賢才昌而風俗懿。唐虞三代所由盛也。秦以降教化隳矣。民不覲德。而惟利之覲。胥淪於惡。間有仁辟良輔。驅而之善。然亦豈得四海浹耶。民有能泚其躬。以

惇于家于鄉者。豈易得哉。湖廣之石首有處士曰汪公諱信。字用賢。幼涉藝文。長崇禮義。奮然志植其善。宅近市。厭其囂也。營荷湖之東。老焉樹竹。編舍後山。自彌竹坡。而杖几其上。目翠旌。耳瑯玉。蓋翛然也。日誨子與女。諄諄於古之嘉言法行。不捨。冢子浩取進士。累官副都御史。撫定蜀盜。聲烈炳中外。餘五子亦克無忝。二女孟適廣西叅政。素凱。季婦太學生徐漢英。皆執婦道。蓋公之善浸于家矣。公處族黨。諭蒙周乏。多愛慕之。嘗讀監田呂氏鄉約曰。此善俗之道也。

益舉乎。迺與鄉人之隱而老仕而歸者。若劉知府海
輩凡九人。為義隣之會。一如呂約。遠近稱慕焉。蓋公
之善流于鄉矣。公嘗以浩恩封大理左寺副。年七十
有九而卒。富榮壽考。衆鮮克邁。蓋天錫其福。以彰其
善耶。公墓在麓湖之原。葬既有銘矣。浩又欲表於其
上。以余同年寓書。俾弟某來請。惟人之性善而已矣。
率性而善。人人可能。非有異且難也。然制行者慕高
而趨詭。立言者取奇而求備。則過矣。若公之行。無不
可能者。俾人皆公若。則自家而鄉。將無乎不善。雖唐

虞三代之俗可臻也。又奚求哉。余是以書之。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三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四

贊二首

劉少卿紹和畫像贊

鄉選之魁。禁儲之秀。志廉行方。學篤才茂。蹕乎高世之見。隱然憂世之心。論若周舍之諤諤。文若祈招之悃悃。史館經筵。春宮禮寺。僅露一斑。未籥千里。宜冠之廡。而秉憲於臺端。可授之鉞。而折衝於閫外。若進樞機。宥密之庭。庶為麴蘖。鹽梅之味。將鐘鼎盡美。其形容。豈丹青易得其肖。似觀是像者。不特若史遷之

疑子房。劉歆之論桓温而已。

宋禮部尚書黃公畫像贊

此宋禮部尚書黃公之像也。明太子洗馬四明晚生楊守陳獲拜焉。若覩景星瞻喬嶽。謹論其世而贊曰。黃公度名文叔。其字擢科宰邑。累遷御史。疏請光宗朝重華宮。盡逐讒宦者。時弗能從。遂棄厥官歸新昌山中。起為右正言。將論韓侂胄之姦。御筆與郡竟奉祠。還入偽學之籍。名垂不刊。召副太常。存權吏侍。出典兩郡。溥仁洋惠。活百萬口。翳桑之餓人。全九萬家。

潢池之赤子。裁決訟牒。日千特緒。餘耳。入直寶謨。日推轂士。曰何報國。庶其在此。請老至十不允。陟禮部尚書。論藝祖垂萬世之統。在純用儒生。與務惜民力。其主曰俞。謝病提舉萬壽。卒贈龍圖。史所謂始終一節。合古之遺直。治民忠厚。侔古之遺愛。公其無乎。

箴一首

愚軒箴

南京僉都御史高公。上達以偉識宏才。當諫諍糾察之任。而以愚軒自號。衆皆疑之。余雖辱交。而亦莫識。

其何旨也。妄言以箴之。顏愚實睿。竊愚實智。一以窮居。一以亂世。於皇大夫。際時唐虞。貴總憲度。其可以愚。世謂愚者。不辨白黑。百無所能。如彼木石。大夫識迥。才鉅。自謙為愚。其孰肯許。豈謂世愚。欲與之一。隨波同塵。乃德之賊。抑以愚民。不以智治。聃啓秦禍。其可則之。古直今詐。為民之疾。既曰疾矣。均庸藥石。盛德愚貌。聖智愚守。或可保身。徇國則否。世之禍福。其曷有恒。木散而壽。鴈瘠而烹。相古大臣。惟義之適。智愚兩忘。夷險奚擇。敢告大夫。尚書諸紳。參前倚衡。

古之大臣

銘一首

石鐘山銘有序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庶峰。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

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鞞鞞之聲。嘗觀察而
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
鐘石闊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馬。
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
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瀕流庶峰。其下
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
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
文筆之類。亦豈必為天下獨然後名哉。昉名山者。其
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履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

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鑪。而今已為波淪之九鼎。火焚
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
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
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於天
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
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
焉。時群敵惟友諒寔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
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
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

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
甲兵。驅龍魚為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
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
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
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徵我高祖。民
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
雖群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黎者。皆高祖戡定
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
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

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為之銘。俾鏡
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楚有
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
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嶻嶭穹窿。水經
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
麻沸。崇岡震驚。汜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
百萬。飈馳霆鉤。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刃而逋。岨之
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
群逐。魚媵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

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首殪。厥衆角崩。或者
草木奮為甲兵。四方群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
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
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
禹功。苔蝕蘚剥。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
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
烈祖。

解一首

漱水長清圖詩解

漱水者婺之蘭溪別名也。何謂蘭溪。其土之產蓋多
蘭也。曷為名漱溪。合二流涵衆石。恒有微漣清漪。褰
縐如漱紋也。長清者何。漱水也。漱水發源峻潔。而不
流泥濁。無停垢汙。閱千秋綿億載。恒湛然潔清。如水
壺玉鑑之懸秋也。奚為圖而詩之。中書舍人郭時頤
頌禱其尊父仲軍公之壽也。仲軍公何若。天性直諒。
容止端嚴。少敦孝友于家。老溥惠仁於閭里。可謂善
人長者也。奚而頌禱仲軍公。今登老傳之壽。其誕在
良月五日。時頤縻于官所。弗克奉一蹄半觴以為壽。

故遙致頌禱之意也。頌禱於漱水長清何與。古之善頌禱者。曰如松如栢。如岡如陵。如南山之不騫不崩。皆取物之壽。以擬人之壽也。水為君子之所取亦多矣。取其泔泔不涸盡似道。取其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取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取其主量必平似法。取其萬折必東似志。獨無取其壽者。夫潢汙行潦。朝滿夕除。不可以言壽。若漱水之閱千秋綿億載而湛然長流不竭者。此與岡陵南山之壽何異。而不可取乎。時頤顛仲軍公神氣之長爽。若漱水之長清。

而壽不可量。故托圖詩以寫其意也。圖孰為之。少保黃文簡公之孫蘊和序班也。孰為之詩。若張世璉以下十有四人。皆時頤同官才士也。合圖與詩而為之解者誰。四明鏡川子也。

祭文二首

祭張暉吉文

痛哉吾暉吉也。文則春容瑰瑋可以奪倫魁。行則孝友忠信可以式鄉族也。器則明達寬弘可以當大任。操則潔廉慎勤可以厲媮俗也。奈何困窮顛沛而名

僅齒於甲科。憂艱拂鬱而秩纔班乎中士。曾一技之
未施。望四旬而奄死。始喪奉倩之妻。終乏伯道之嗣。
何作善之不祥。萃百殃其至此。豈所謂天之小人而
人之君子。此群眾所共嗟。匪獨余哀之莫已。痛哉吾
暉吉也。曩年方弱。造余門墻。不遠千里。浸踰三霜。德
學交進。川浩火煌。庶幾吾道。不墜彌光。豈惟擢第以
破天荒。自後離合得喪。憂懼哭笑之層見疊出。置之
不足詳。歲迨戊子。我俶歸裝。子持使節。來自東方。邂
逅靜海之驛。共明月而酣觴。既別而惠問稠疊。報前

星之降祥。聞子病疴復發。謂應勿藥而康。余離鄉以
覲關。奄將至而聞喪。一撫髀而大慟。慘百裂乎肝腸。
孰知靜海之驛為永訣之地。而前星之報為臨絕之
章。痛哉吾暉吉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猶子。病也弗
獲執其手。死也弗及撫其椁。未返葬於故墟。猶旅殯
于蕭寺。子魂之孤處而無依。是亦余之深戾。痛哉吾
暉吉也。日月不居。忽其端午。感時興哀。不遑寢處。薦
子時羞。蒲觴角黍。俟時之涼。歸子象嶼。囑子嫂與兄。
撫子妾與女子。靈有知尚聆吾語。風颯颯兮若秋日。

陰陰兮將暮。天虺虺兮方雷。雲靄靄兮不雨。痛長夜之弗晨。不知涕泗之滂溥也。

祭毛士廣文

給事之官。以言為責。世降俗微。率尚緘默。俛俛毛君。蓋古遺直。誠激于中。義形於色。屢抗其章。補袞之職。拯拔淑良。劾去奸慝。忠讜之聲。飈馳電擊。漢有汲黯。淮南悚息。魏徵在唐。主知得失。行摠憲度。以肅百辟。胡遽而亡。眾皆撼撼。豈天惡直。而褫其魄。俾奸慝者。橫翔自得。抑世溷濁。君實厭斲。去而仙遊。太清是陟。窮貴極壽。彼躋彼蹠。誰謂蒞蘭。弗逮樛櫟。惟是令名。四海嘖嘖。期久不磨。終耀史冊。我羞滌頰。隕涕含齷。匪私于交。為天下惜。

書一首

與柯孟時學士書

去歲舍弟歸自杭。辱書拜惠。今歲盛休至。再辱書拜重惠。蘇縣簿至。又辱書。極感愛厚之意。每見華緘。若睹令儀。甚慰離索之况。但聞兼失怙恃。復損連枝。重以疾苦。不知仁人君子之遘閔凶奚至於斯。為之憂

嘆無已。不審近日孝履何如。伏惟節哀強食。為國自
愛。不勝至望。僕自歸省還官。素餐如舊。揣位量已。心
亦安之。第四方變異。屢見旱潦。相仍元元。饑餒頓踣。
而漂溺蕩析之禍。尤有不忍言者。且西師未捷。饋餉
甚艱。持使節以鎮撫列藩者。多過於更張。翻擾黔庶。
流離至京者。皆驅而逐之。殆非勞來安集之道。私心
過憂。有甚漆室邑女。嘗草一疏矣。願以出位而言。未
信而諫。且廟堂之長策。非迂拙所逮。不敢以聞。辱愛
厚甚。故私布之。然不可為他人道也。萬冀不宣。所命

先大夫輓章并竹巖記。懶鈍未作。尚俟後寄。幸毋譴。

題跋三首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銘誌之言多溢美。余弟此作。蓋眩於銘誌之言也。後
有覽者尚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
言其可易哉。

題東巡卷

自古有文章者必有武備。澶淵之役。武弁以賦詩逞
虜誚吾人。抑不知主是役者固文臣。而笑談幕府中

者詩人與焉。今觀東巡之什，乃知浙藩李甯二君之討銀礦賊也。從容嘯詠而賊自退，蓋勝筭之先定耳。武弁能此者幾何人哉。三復敬嘆，書其末簡。

題南齋魏尚書詩後

南齋先生蕭山魏公諱驥，應官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德尊望重而壽最高。今天子特降勅遣使存問，賜之羊酒，且命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時已閱九十又八禩矣。未幾而物故，日余一再拜之辱愛厚。今觀其寄吾同年素憲使詩，三復慨然。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吾於此亦云。

雜著

上梁文

汲黯遇明天子，幸叨東殿之榮。潘岳奉太夫人，其奈北堂之隘。肆因舊業，爰創新居。鏡川子家居蓬島，右桃浦而左楓江。世業韋編，祖業梅讀。惟弓箕治裘之必學，何簞食瓢飲之堪憂。偶玷鄉書，僭百五十人之上。遂塵國選，廁二十八宿之間。歸讀禮於茅簷，起紬書於石室。志欲誅姦諛而發潛德，屢興評

青頭白之嗟。心固甘澹泊而惡紛華。素泯眼赤腰黃之慕。子雲三世。釋之十年。稍侍講於廣廈。細旃。荐司經於儲闈。祕局。許身竊稷契為比。告王非堯舜不陳。雖葵藿傾陽。性莫可奪。然烏鳥反哺。心曷能忘。亟陳乞假之章。幸荷許歸之詔。恭謁桂闕。遙觀萱堂。敘十載睽離之情。奉五鼎腴甘之饌。懽聲釜沸。喜氣嵐蒸。富貴於我真浮雲。功名在人皆土苴。維桑維梓。敬先公種植之株。某水某丘。記童子釣遊之所。喜家衆繁如螽羽。柰列房稠若蜂窩。植塊之庭。珠履弗能以駢。

集樹萱之背。綵袖弗可以回旋。乃睠西園。寔臨北渚。水縈之若玦。山對之如屏。我先祖所詠之紅杏綠菘。春妍故在。吾少時所樹之鉅梅修竹。晚秀猶存。欲搆數楹於蒼蔚之中。先闢一途於芳菲之外。不無剪薙。薄有經營。出疏廣。上賜之金。捐賈逵。舌耕之粟。購材於雪竇。市石於梅園。梓人之役。群工斧趨而左。鋸奔而右。僕夫之執。百事飢食之糧。渴飲之漿。經始於菊秋。落成於梅臘。苟合矣。苟完矣。庶並子荆之居。美輪焉。美奐焉。敢勤張老之頌。森森乎竹苞松茂。奕奕

楊文公柱地稱卷四

乎鳥革翬翔棟飛南浦之雲窓含西嶺之雪日出籬
東雲生舍北幽於杜陵老之莊鳥歌後院花舞前簷
勝若東溪公之宅爰居爰處載笑載言仰以奉慈親
百年永壽之懽俯以寬隘門千指同居之隘自顧辛
勤三十載始有此廬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粗
陳俚語助舉修梁拋梁東千丈波光一鏡同玉嶼
雲霞疑曙色錦塘花木駐春風拋梁西慈母年高
髮未絲南極祥光流玉宇西華妙氣靄瑤池拋梁
南明月清風引笑談樵有山林渙有水兒能耕稼婦

能蠶拋梁北十載詞垣慙素食斑衣綠酒且娛親
白首丹心終許國拋梁上芸室遺香久彌放諸弟
行看笏滿牀兒孫莫厭燈熏帳拋梁下促裝早晚
辭親舍九重天上拜龍樓五色雲中朝鶴駕伏願上
梁之後一門咸休百口均慶母叔之壽自老而耄耄
而耆以至於無疆子孫之昌自曾而玄仍而雲以至
於無筭慶者困倉豐溢出者金紫蟬嫣振百世之儒
風祝萬年之聖壽

策題

步人卷之五

三

張亮

問自古帝王必有訓典以貽天下後世。至於我朝。在
太祖高皇帝。則有太祖誥三編。在太宗文皇帝。則有
為善陰騭。孝順事實。在宣宗章皇帝。則有五倫書。
皆萬世之大訓也。比者英宗睿皇帝。命儒臣編輯
大明一統志。載萬國之幅員。無百代之文獻。遐邇鉅
細。翕然可指。廢興善惡。炳然可鑑。雖曰儒臣所輯。而
宸衷綽旨。親定其綱。聖藻天書。雄冠于首。其可與前
四書同垂于萬世歟。竊嘗伏觀其略。自兩京暨十三
布政司。皆首圖而次志。圖則郡縣棋布。志則山川風

俗人物名宦之屬。綱舉目張。瞭如也。夫談今者必證
古。舉遠者必先近。圖之與志。兩京與十三布政司之
制。在古亦有之乎。山川以下。在布政司者。固博乎難
以議為也。其在南畿者。諸生素所見聞。可舉其尤歟。
且羲卦禹疇。異代之書也。尚相表裏。况我朝列聖之
訓典。豈無相表裏者乎。堯言萬世如見。周禮聖人所
從。諸生其敬對無忽。
問書契既作。載籍浸繁。六經其至者也。孔子於六經
但刪定贊修耳。何謂之作。七十子於此六藝。或但可

言詩。或僅聞四代禮樂。性道不得聞。春秋莫能贊。誰謂其通。後世諸儒。有各專一經。而註之擬之續之補之者。有兼五經而為要義為鈎玄為微旨為正義者。有總六經而為法言為外傳為輿論者。於是經明且久矣。孰謂累秦焚經而經存。諸儒窮經而經亡乎。諸儒論六經。或謂其浩渺難曉。或謂可不治而明。或謂其皆心學。或謂皆我之註脚。一何矛盾至此哉。先哲用六經者。有以其文倡諸儒。有以其術佐人主。有以其道繼絕學。士將安所從歟。如前所陳者。請悉數其人而備論其實。寧詳毋略也。

問百官。惟將相權任至重。歷代官制沿革。與其人。賢愚。道之得失。可得而悉陳歟。我朝削將相之權。而分任於五府六部。前古未有也。然任必有所統。權必有所寄。名亡而實存矣。相貴八統四的。將貴五材六術。今豈異古乎。請備論以規之。

問余讀易。至於豐之繇。未嘗不嘆聖人之為世慮深且至也。夫世之所憂者。屯耳否耳蹇耳剝耳。幸而豐焉。世所樂也。而聖人迺謂其可憂。援日月之中。吳盈

食以為喻。必欲王者尚大而照天下，斯可無虞。其為世慮何其深且至耶！今天下承平百年，犁鋤尋於遐徼，雞犬囂於窮閭，達官貴人，墻屋被文繡，而婢僕厭梁肉，民物可謂豐矣。自禁衛至于邊防，隸尺籍者如雨，內外之閑廐，圉牧成雲，兵馬可謂豐矣。文哢鱗，粹壅於銓曹，武弁日繁，廩弗能給，皆患無術以汰之。人材可謂豐矣。普天率土，凡百稱是。雖兩漢唐宋之盛，弗能踰也。然民物豐矣，而一有水旱，則窮者流亡，富者乏匱，兵馬豐矣，而一有征伐，則精卒勁騎俱不給。

於營陣，人材豐矣，而庶官之員恒闕，緩急輒有乏材之嘆，其故何也？豐之可憂者，其為此耶？非耶？抑又大於此者耶？天下之可憂者，其詳有幾？憂而圖之，計將安出？凡天下之事，與其貽悔於後，孰若預憂於前？先數者預憂而為之計，則可以保豐於悠久。否則能無悔乎？今聖天子臨御，正如日中之照天下，有司欲秉炬以佐其光也。故咨於諸生。范文正公有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生豈無憂天下如文正者乎？其悉心以告。

問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行治所由異也。古之人若堯
桀。凱凶較然。霄壤。天下萬世所知矣。若夫聖之清和。
伯主之正譎。大夫之濫隘。士之拯溺受牛。與贖人辭。
金拒隣之嫠。與姬不建門之女。孔孟有定論矣。他若
相之或通或介。將之或寬或嚴。司刑之或恕或刻。以
至立教之或以柔勝。或以剛克。守郡者或以術破奸。
黨或以禮和寇讐。治邑者或戴星而勞。或彈琴而逸。
典選者或嗔而與人官。或笑而不與人官。治兵者或
不戮一人。或鞭七人。貫三人耳。至於同仕宦也。有苦

有放意自恣。同奏事也。有力爭。有順旨。同侍

為元老而恭。有起布衣而莊。同為直指使也。

多誅殺。有多縱舍。同使秦也。有專美本朝。有微說

國弊。同致師也。有右入壘。有左射以菽。同在軍見君

使也。有納不納者矣。同除喪鼓瑟也。有和不和者矣。

同鋤地見金也。有擲不擲者矣。若此者孰優孰劣。疇

是疇。非九原可作。其誰與歸。夫論別人物者。大學格

致之一端也。毋徒諉諸不暇。

楊文懿公桂坊稿卷之四終

方... 卷四

